

# 煤城情愫

□任卓越

连日细雨,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风静雨止,晨起看窗外,没有一丝风,没有一朵云,天空如春水荡漾,远山轮廓清晰。扫了一眼日期,才发现自己已经在这座小煤城工作整整三年了。

这是一个被河流傍城而过的城市,河流规整有序,像个衣着整洁的姑娘,干练、端庄,两条粗长的发辫,显示出精心梳妆的痕迹,或许被捂在群山环绕之中,它是多雨多云多雾,总是给人一种氤氲着无限诗性的感觉,不时出现的斑驳楼体和广场高高矗立的矿工雕塑,凸显着时代的沧桑和岁月的厚重。大学毕业进入煤炭系统,被单位分配到这里时,意外地,我很喜欢这座城市给人的感觉。也许是因为路遥先生《平凡的世界》所感受到矿工生活的酸甜苦辣,我对这座城市有一种久违的熟悉感,那熟悉的味道穿越岁月的风尘,我喜欢通过断壁残垣来窥探它曾经的辉煌,那个时候,我看了很多关于煤炭资源型城市发展的论文,我深知它的光彩,其实现在也并不是没有繁华的地方,但是我个人更是

喜欢它像是蒙了一层灰的样子。

铜川市是一座依煤而立、因煤而兴的城市,也就不难想这里很多人谋生的工作,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都跟煤炭有关。与他们相处,你总是感到很舒服,身边不乏也有一些曾经也下过矿、挖过煤的老前辈,有时候也会听他们回首讲述那个激情的峥嵘岁月,满眼皆是回忆。昔日钢缆约日、乌金飞溅、蛟龙潜洞、缆车如梭、热火朝天的场景都历历在目,仿佛过去的日子里全是斑斓的光影,如今岁月的沧桑刻在皱纹交错的面颊上,而风华正茂的煤矿岁月也早已消失在那些渐行渐远的记忆里。正如路遥笔下的主人公孙少平最后回到久别的矿上时,“抬头望了望高耸的选煤楼、雄伟的矸石山和黑油油的煤堆,眼里忍不住涌满了泪水。温暖的季风吹过了绿黄相间的山野;蓝天上,是太阳永恒的微笑。他依稀听见一支用口哨吹出的充满活力的歌在耳边回响。这是赞美青春和生命的歌。”

忘了是哪一天,只记得那天是参加工作刚刚满一

年的时候,我走到铜川矿务局矿工俱乐部门口的红旗桥上,看着桥上铭牌的介绍,“该桥体建于1966年”,那时我在想,时间似乎具有神秘的奥义,没有变也没有走,只是他的生命在延伸。50年前是否也有一位像我这么大的青年矿工,站在煤城中心地带,对未来的日子迷茫但也有憧憬,即便当时生产条件艰苦,但也会像桥下的一条小溪,积攒着一点一滴的水珠和奔流向前的力量,在未来的日子里,也将绕过小小的村庄边缘,绕过青青的山坡脚下,穿过幽深、茂密的苇草和倒伏下来的树丛,甚至冲过河流中间那些大石头,一直向前奔流,奔向属于自己的海洋和太阳。

在这里,生活仿佛是安安静静的,人们从屋子出发,煤炭从地里出发,汇成了实实在在的生活。工作时间久了,我对于这座城市的感情逐渐加深,我知道它是目睹过变迁的沧桑,它不像年轻的我们没见过世面,它早已波澜不惊。它在黑夜里凝视着你的凝视,聆听着你的聆听,风掠过树叶的声音像极了小喇叭嘶嘶调皮的吹着口哨。现在这座城市,充盈着民间烟火的市井风情,既流露出煤城的厚重和曾经的辉煌,也萦回着现代文明的繁荣与喧嚣,更是凸显出复原时代的气息。

如今,我与这座城市一样,明亮的未来与潜藏的美好正在一同迸发。我想,我会在这里一直陪伴着它成长…… (单位:陕煤运销集团蒲白分公司)

## 插秧节速写

□张朝林

戴红

七八头水牛,就是秦巴七八位农耕的汉子,立在凤凰山下、袁庄村的田野里,等待开光。

盘龙般的牛角,向着云天,吹响夏天的号角,起热闹的八哥,立在水牛背上,唱着夏天的歌谣。斑斓的大眼睛,望着田野里嬉戏的白鹭,几朵彩云赶来,落在它真诚的眼睛里,便有了几分娇媚。长长的大耳朵,直直地竖起,聆听舞台上雨点般的锣鼓声,粗粗的尾巴轻轻摇摆,把田野里平静的水逗乐,点开一朵朵笑靥,在袁庄村的田野里荡漾。驼峰坐着牛隔头,牛隔头套着绳索,绳索牵着长把,停泊在田埂边。

锣鼓声止,开光仪式开始。七八位手捧红花的汉子,走到七八头水牛面前,俯下身,深情地看着牛眼睛,轻轻拍拍牛的脸蛋,把光荣花佩戴在牛头上,火一般的红花,把一张张牛的脸庞照耀得通红,像喝了一大黑碗恒口米酒的汉子,力量在驼峰上蠕动。

“嗨!嗨嗨!嗨嗨嗨!”老农在袁庄村上空挥响鞭子,把几朵彩云抽碎。

“开一耙一啦!”七八个农夫,驾驶着七八艘“战舰”,驶向田野。耙涌着浪,浪簇着耙;轰隆隆,春雷滚过;轰隆隆,田野开花;轰隆隆,泥丸粉碎,田野平整,等待秧苗的到来。

抛秧

一伙汉子,担着秧苗,担着绿

油油的夏天,忽闪着,走在袁庄村乡间田埂小路上,酥软的田埂颤动了。风平浪静的田野,把凤凰山的倒影、婆娑的森林、翱翔的山鹰以及云朵,一起装贴成插图,等待葱茏的诗句排版,向秋天发行。

抛啊抛!一把把秧苗,一只只绿色的小鸟,在田野上空飞翔,画出一道道绿色的抛物线,交织着袁庄村,织出一幅幅锦绣农耕版图。

抛啊抛!一啷啷秧苗,一串串翠绿的首符,在田野里开花,溅出的浪花,把月河逗乐,把凤凰山逗笑。十天高速奔流的车流,此刻也放慢脚步,拉响汽笛。

抛啊抛!一颗颗绿色的希望,从汉子手中,走向田野,立在水中,等待分秧、落泥、扎根。

插秧

插啊插!红衣汉子和绿衣姑娘,拿起秧把子,弯腰、分秧、插秧、后退,金黄的水面,泛起金色的花朵,花朵中央摇曳着绿色的花蕊,向着蓝天怒放。

插啊插!勤劳的双手,在金色的田野纺织,一株一株绿花,绣在大地上,夏天绿的版图,在群山怀抱里的袁庄村诞生。

插啊插!智慧的农耕编辑们,把一行行绿色的汉字,整整齐齐地插在大地上,等待秋天长出沉甸甸,金灿灿的诗句。

(单位:安康市汉滨区五里镇中心校)

## 忆麦收二首

□杨伯仲

脱粒

脱粒机在飞速转动,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。机身左右站着人,铺推着解开的麦个子,“喇喇”往机口推,随着一阵“呼呼”长啸,机前喷射出一道飞龙,在不远处落下,积成了一个个麦颗粒,立即有人用锨又将它运走。机前泻下一道金色的瀑布,那是由麦粒而组成的飞瀑,瀑落成潭,垒而为堆,继而积成了一座小山,金光闪闪,甚是诱人,金山很快被移走。又垒出一座……看得一圈人发出“咯咯咯”的笑声。

一头沉

两地相隔离,夫妻常分居,一头在外挣工资,一头宅家挣工分,沉头自然在农村。

在外工作自轻松,好赖算是公家人,平时两头多牵挂,龙口夺食当为最,芒种节气是关键,

三个胖子争挤门,心中惦着那一头,到时请假急赶回,食物蔬菜多多带,遭得村人忌妒“恨”!

平日养尊又处优,软胎活活岂可为!顶顶割麦汗淋漓,拉运碾打累又困。夜间加班去脱粒,又脏又累头昏沉。待到小麦入仓后,方才欣喜回岗位。同事笑指哈哈语:“几天晒得像张飞!”脸上镜子照一下,脸颊整整瘦一轮。臂膀脖颈层皮,睡得香甜鼾如雷。谈及麦收时节事,口若悬河偏见闻。

时过境迁提旧事,懂者唯有老一輩。当谢党的好政策,时代列车在前进。城乡差距在变小,说给儿孙莫忘本。如今已成翁与姪,体力无存唯操心。每到麦收常叨念,颗粒归仓粮最珍!注:三个胖子即夏收、夏播、夏管。(单位:临潼华清池)

## 永远珍藏的记忆

□王文静

很多被遗忘的事,在聊天中就会想起。小的时候,过年总是红火热闹,我盼过年并不是盼吃的,而是盼望那种气氛,吃的喝的穿的都是手工做的,大人们自然都忙得团团转。我是外婆的小跟班,也跟着瞎忙活。外婆家过的是一种介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生活,很是看重过年,所以我也感受到了那种隆重的节日氛围。

陕北人喜欢闹秧歌,善于扭秧歌,我也不例外,从小我就会转扇子、扭秧歌,无师自通。那时候过年,从大年初三到正月十五,唢呐吹起来,彩绸舞起来,花伞撑起来,各个单位的秧歌队伍连成长一长串,在延安市区主街道走一圈,市民穿着一新,呼儿唤女,兴高采烈地走上街头,置身于秧歌的海洋,幸福的笑声飘荡在大街小巷,天天如此。秧歌队一般是单位组织的,有踩高跷、走花船、丑角儿,我最喜欢的是安塞腰鼓,威风凛凛,把陕北人民的淳朴憨厚、开朗乐观演绎得淋漓尽致。

转九曲是正月十五的重头戏,吃过晚饭,我们一家便手拉手朝着体育场方向走去,因为我们要去转九曲。这两天晚上,所有的延安人都出动了,大街上一家一家的市民扶老携幼,有说有笑,有准备去转的,也有转完往回走的,人声鼎沸,热闹极了。九曲年年都设在体育场,也称“九曲黄河阵”,是陕北的一项民俗活动,

据说可以消灾免难,给大家带来吉祥平安。九曲阵其实就是将367根高粱秆等距离栽成四方形阵图,并按照规则用绳索连接成九个盘环的曲阵,寓意“九九归一”。九曲阵里装饰着各种彩灯、五色彩旗和形状各异的灯笼,漂亮极了。在这集体的狂欢中,我和妹妹的小手被父母紧紧握住,随着人流缓缓移动。

“为啥年年要转九曲啊?”“转了,你就学习好了啊!”“那我今年咋没进步?”“谁说的,你不是比去年长高了,也爱干净了吗?”……

九曲年年转,我和家人在欢乐的人群中一边聊天,一边随着人流缓缓前进。母亲用笑容回答我对转九曲的疑问,而我听着她的解释,心中充满了期待和欢乐。我的童年在这欢乐中度过,虽然生活中也有困难和困扰,但这欢乐的记忆成为我前行的力量,让我怀念,让我向往。

那些日子已成为过去,但是在延安的那些快乐、纯朴的记忆,充满生活气息的日子,在我心中泛着温暖的光。我怀念那些日子,怀念那些简单而又美好的生活。我会把这份记忆深埋心底,作为我人生的一部分,永远珍藏。(单位:陕西渭河发电有限公司)

苍的明岩上只有些许的灌木丛,衬托得鹰嘴峰更加气势磅礴,雄奇险峻。

幽深的山谷,河流千曲百折,时而湍急,吞吐着雪白浪花,像个毛头小伙子在急急地赶路。时而静静流淌,如娇柔妩媚的少女,河流跌宕而下,形成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水潭,潭水在两岸高山绿树的掩映下,显得格外幽深、浓绿、静谧、干净,潭水平静得看不出她在流动,像一块硕大的碧玉,干净得一尘不染,没有一丝杂质,一位老人正在潭边悠闲地垂钓。几年前在南方,

## 中坝大峡谷谷游记

□刘培英

我去过朱自清散文记叙的梅雨潭,当然是慕名而去的,心底怀着无比的美好与期待,结果却令我大失所望。两挂瘦瘦的瀑布、一个十来平方米的潭水,水虽绿,却因许多人在里面洗澡、喧哗,许多人在潭水边吃喝扔垃圾,潭水变得不安分又脏兮兮。可中坝大峡谷里任何一个潭和梅雨潭相比,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!朱老先生,多希望您能来这里看看,您该用什么样的生花妙笔,来为我们描述这一幅幅绝佳美景呢?

水潭的神奇令人惊叹,更险峻、更美妙、更令人魂绕梦牵的却是竹筏漂流。河流宽约四米,只够一个竹

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,延安是一个宁静的小山城,景色宜人,民风淳朴。

春天是伴随着风而来的,有时候夹杂着黄土的风吹得天地一片黄色。大暴雨是夏天不友好的访客,时不时会倾盆而下,有时晴空万里,却骤然哗啦啦下起冰雹;我最爱秋天,天空晴朗,适合跟同学骑自行车去郊外游玩;冬天寒冷,鹅毛大雪一场接一场,山阴面的积雪到春天才会融化。城市不大,人不多,每到周末,我都会步行去奶奶、外婆家享受美食。那时候因为没通火车,游客也不多,宝塔山、王家坪纪念馆、枣园等,是延安市民茶余饭后的休闲好去处,不像现在,游客人山人海。

我小时候经常住在外婆家。我的外婆是延安东关蔬菜队村民,住在延河边上,我们叫“河沿”,后来这一片整体拆迁,在原址上架起一座嘉陵江大桥,相信去延安旅游的朋友都要经过嘉陵江大桥,也就经过了我曾经住过的院子。在嘉陵江大桥附近有外婆家的田地,随着城市扩张,田地也被征收了。记得有一年夏天中午,我去地里找外公,外公正坐在地畔抽旱烟,他对我说:“静静,你听,噌噌的声音,庄稼在生长啊!”

“噢,我咋听不到?”

“你仔细听。”于是,我屏住呼吸,张大耳朵,极力去搜寻微小的声音。这时候,我望着地里红彤彤的西红柿、挂在蔓上绿油油的豆角,还有黄灿灿的玉米,不知是我想象到的还是真的,我终于听到了。“外公,我听到了,庄稼在长呢,噌噌的。”外公去世得早,不苟言笑,我对于他的记忆稀少,但这段对话却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。

初夏的一天,我和两位友人来到安康石泉的中坝大峡谷游览。

刚走进大峡谷,顿感清凉怡人,空气清新,不由人精神一振。进峡谷十来米,远远地就被壮观的瀑布给吸引住了。瀑布宽约五六百米,从半山倾泻而下,气势恢宏,声震山谷,浪花飞溅,喷珠溅玉,如银似雪,跌落在山根下生成莲花池状,叮叮当当,真似大珠小珠落玉盘。这里属峡谷宽阔地带,潭水边有沙滩、鹅卵石,各种奇形怪状的石头,一条河流蜿蜒穿行于山峰谷底间。前进约二三十米,走过木头、青竹制作的摇摇晃晃的吊桥,路渐窄狭,水渐深幽,山愈加险峻,一路走去,我好像走进了一幅长长的画卷,山绕着水,水绕着山,青青的山,碧绿的水,朵朵白云在半山上飘舞。行家说:“山有水而活,水有山而媚。”多少次山穷水尽,走近了却又是另一番美不胜收的天地,曲径通幽,山重水复,峰回路转,风光旖旎。跨过一座又一座小桥,走过一挂又一挂吊桥,穿过沿山根处开辟出的一条又一条古朴的栈道,藏在深山人未识的大峡谷才羞涩地展现出她动人心魄的美貌。大峡谷全长七公里,最宽处十米,最狭处只有三四米,有千岩万转路不定的曲折幽深的感觉。河两岸万峰突兀,尽是坡度为70至90度的悬崖峭壁,仰观摇摇欲坠,壁高多在千米以上,山峰相对峙立,直刺青天,仰视高空,仅露天光一线。鹰嘴峰如刀砍斧削,高耸入云,它就像一只展翅翱翔瞪着眼,随时准备扑向猎物的鹰,青



香格里拉风光 陆嘉 摄